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鹰爪王

(一)

郑证因 著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鹰 爪 王

郑 证 因 著

(一)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鹰爪王(一) YINGZHAOWANG

郑证因著

责任编辑：赵洪林

封面设计：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
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4印张4插图315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 000册

定价：3.15元

ISBN 7-80528-002-9/I·3

《鹰爪王》序

上官纓

郑证因的《鹰爪王》是旧派武侠小说中的宏篇巨著，正、续集近二百多万字。这部小说同白羽的《十二金钱镖》齐名，被称为三十年代“超技击派”的杰作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重印的是《鹰爪王》的前部，亦即小说的正集，文字约150万言。郑证因的武侠小说属于“北派”，想系作者为北方人，其他情况无考。据他的同时代人谈及，郑证因当年曾在“‘北平国术馆’馆长许禹生门下学习太极拳，擅使九环大刀，并曾一度公开表演献艺。”据此可知，郑证因是和向恺然（平江不肖生，《江湖奇侠传》作者）、赵焕亭（《精忠奇侠传》作者）一样，皆精通技击，所以他写的武侠小说并不是“纸上谈兵”。

郑证因开始武侠小说创作，是1940年前后，最初的作品《女侠黑龙姑》、《武林侠踪》，艺术成就极为一般。后来为武侠小说作家白羽当技击顾问，《十二金钱镖》的写作进程中，书中人物过招较量，都先由郑证因在纸上，画出一招一式的图形，白羽再按图落笔。在这种“合作”中，白羽运用文字的精深功力，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郑证因形成的风格。后来因故与白羽分道扬镳，精心构制的《鹰爪王》出版，一时名噪书坛。共写出长、中、短篇武侠小说八十八部，侦探小说二部（《矿山喋血》、《风雪中人》）。在他的武侠小说中，与《鹰爪王》情节相连，穿引

正续集故事的还有《天南逸叟》、《子母离魂圈》、《女屠户》、《黑凤凰》、《回头崖》、《淮上风云》；和《鹰爪王》小说人物有关的，尚有《铁拂尘》、《万山玉》、《子母金梭》、《边城侠侣》、《塞外豪侠》、《五凤朝阳刀》，真是奇思妙想、珠玉环构，蔚然大观。

《鹰爪王》洋洋洒洒，卷帙浩繁，故事情节虽然多线头延伸，中心的矛盾冲突却又非常单一而集中。鹰爪王即淮阳派掌门人王道隆，早年与凤尾帮结怨，凤尾帮借机劫走淮阳派门徒华云峰，西岳派慈云庵主门下杨凤梅也同时被掳。于是，淮阳、西岳两派，为维护本门户的尊严，率领两门下的侠义，前往凤尾帮的总舵——雁荡山十二连环坞拜山，也就是一决雌雄。就是这样简单的故事情节，一个写中篇的素材而已！郑证因却能够巧思铺陈，写了150万字，而又写得曲折多变，写得奇峰处处，险象丛丛，姿态万千。结构上又常是“追昔年之云，补今宵之月”，使人读来叹为观止。有如擅于编织情节的剧作者，优者能把原本简单的生活，写得错综复杂，千变万化；劣者则反之，丰富多采的现实被表现得平静无波，了无余韵。郑证因的《鹰爪王》笔意酣畅，气势雄浑，浓墨重彩，画就一幅江湖英雄群相的长卷。因此，曾为有识者谓之“纸上江湖”，就是说郑证因不只是精谙技击之道，对于江湖上绿林道的门槛、帮规、切口（黑话）以及帮会组织等等，都非常熟悉。这一切均为这部小说，增添了可信性与可读性。

郑证因的文字也自有特点，简炼、准确、形象、传神。语言类似平话又不似平话，于平易之中颇见异采。作品中很少描绘景物，有之也寥寥数笔，点染氛围、勾勒环境，如：“……大家这才纷纷上马，走进旷野荒郊。斜月疏星，渐渐

隐去，东方渐渐的现了青濛濛的雾气，远远的望着那田地里，有的旱田是一片青黑，有的是水田，已被东方将晓的微光映照，看出稻田行垄。又走了里许，只见晓色朦胧，远远的天目山在望。这天目山山脉颇长，层峦耸翠，雄伟壮丽，沿着水田，直奔山根而来。太阳虽没上来，天色已亮，人马行在这野地里，照得这一行人须眉皆碧。……”很有声色气势。刻画人物更见功力，书中出现的人物，都各自性格鲜明，活脱脱跃然纸上，极富于生命力。象鹰爪王王道隆的铮铮侠骨，续命神医万柳堂的智谋韬晦，燕赵双侠的游戏三昧，西岳侠尼的仇怨嫉恶，都刻画得性格栩栩，卓然若立。对于小说中另一面的人物，诸如天南逸叟武维扬，女屠户陆七娘，金雕堂香主胡玉笙，也都从故事情节的演进中，充分揭示出他（她）们的性格特征，或枭雄霸才，或毒如蛇蝎，或啸傲江湖，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。特别是作者运用的语言，强化与突出性格的程度，已经使人物须眉毕现了。例如书中第二十二回“寄柬留名胡香主乔装术士”写到夏侯英追踪女屠户陆七娘，两人语意双关的一段对话，指桑骂槐，鞭辟入里，妙不可言。在斗口中借题发挥，冷峭讥讽，同时托出陆七娘的淫贱，可见其语言功力之深厚。

《鹰爪王》成书于四十年代初期，距今已经很遥远了。作为那一个时代产生的作品，自然是瑕瑜互见，有它的缺陷与不足。尤其是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提法、称谓，今天看来颇为不妥。为了保存原书的历史面貌，好在又不影响全书内容，故仍其旧不作改动。希望读者予以鉴别，能够全面理解这部旧派武侠小说名著。

一九八七年七月于长春惜书斋

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日趋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成为认识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缺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(1)
- 第 二 回 鹰爪王初试绝技 (21)
- 第 三 回 七宝珠筵前惊寇 (40)
- 第 四 回 诱敌踪莽猿坠涧 (66)
- 第 五 回 将军府陈冤寄柬 (87)
- 第 六 回 落魄堤双侠惩五寇 (112)
- 第 七 回 铁牛庄夜会风尘客 (136)
- 第 八 回 石猴驿火窟释仇讎 (161)
- 第 九 回 下乾山荒村寻盗迹 (184)
- 第 十 回 义侠儿舍命拒淫媼 (207)
- 第 十 一 回 鹰爪王铁掌败酆伦 (228)
- 第 十 二 回 神女峰火烧陆家堡 (250)
- 第 十 三 回 界山口雨中人示警 (275)
- 第 十 四 回 乾河甸双侠破奸谋 (294)
- 第 十 五 回 正门规惨刑戮叛贼 (315)
- 第 十 六 回 运神功飞石退群丑 (336)
- 第 十 七 回 小憩征尘众侠义深宵议事 (356)
- 第 十 八 回 勘盗迹金刀叟巧试轻身术 (378)
- 第 十 九 回 飞云道侮贞妹逼取紫河车 (396)
- 第 二 十 回 金针续命香闺少女洗污名 (416)

· 第一回 ·

走风尘失书贾祸

清同治初年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发捻依然猖獗，陕西告急，京畿震动。捻酋以二十万众，三路攻陕，幸经多隆阿将军率兵往剿，大破捻贼于紫荆关，捻贼遁走。可是各处依然是萑苻遍地，宵小横行，尤其是陕豫两省接境的地方，防守最为吃紧。潼关、武关、紫荆关等处，跟河南接境，恐怕从河南阌乡、芦氏、熊耳山各地窜过捻匪来，所以各关隘全驻守重兵，但华阴县南、商南一带，仍潜伏着不少发捻党羽，不时扰动。居民一夕数惊，不得安枕。清廷诏授多隆阿将军为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，多隆阿遂坐镇陕西，调派各地劲旅，分驻各关隘，镇抚盘查，不遗余力。

这日正当午后，潼关守备武建勋，督饬弁勇，检查过关的商旅。忽有一个游民模样的汉子，慌慌张张来到关上告密，守关的弁勇，把他带到守备武建勋面前，问他有什么事求见。这个游民说是事关重大，请守备大人得容他屏人密禀。守备武建勋迟疑半晌，遂准许他的请求，把他带到关旁营房里问话。

在当时驻防各师旅，以及各府州县，全悬有重赏。凡有举发通匪窝匪的，只要问实了，立刻予以厚赏，若有功名

的，并可晋级提升，而且保守举发人姓名的秘密。这一来虽是肃清了不少匪患，可是弊窦丛生，挟嫌报复、栽赃构陷的，时有所闻。

当下潼关守将武建勋，把这游民带到房里，屏退左右，蔼然和气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，是哪里人？有什么重大事来告密？只管说来。”

这游民遂说道：“小人名叫阮松，是这华阴县本地人，素日做小生意为生。因为长毛闹市，生意不赚钱，把本钱吃光。今日小民到亲戚家去探亲，临回来，看见前面一人，行色很是慌张，正走在平阳街口，从身上掉下一个纸包。小人拾起来时，本想立刻还他，只是这人行色慌张，好象有什么紧急事似的。小人动了疑，遂把掉的小包打开。里边油纸封裹着一封信，收信人却是我们这华阴县的大财主杨文焕杨二老爷，发信的地名，只认得临淮。

“小人想这临淮乃是发捻盘据之地，去年我们这里窜过来的匪首张乐行，听说就是在临淮关盘据。小人遂多了疑，暗把信拆开，可惜我识字不多，信里字写得太潦草。不过大概的情形，是说张乐行奉伪忠王命与两个同党，三路会兵夹攻陕西，叫这杨文焕赶紧到淮上避祸。小人是这本地的老百姓，只盼本地别再遭劫，倘若长毛子再来了，那还能活？遂把这封信收起来，暗缀着这人。他在潼关厅左近落了店，小人一想这事关系重大，故此到大人这里来告密举发。”说到这里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，递给了护兵，护兵呈给了守备武建勋。

武建勋听这阮松一番话，深为惊讶。从护兵手中把纸包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这封信封皮上写：“华阴县龙潭街，杨二老爷杨文焕升启”，下款是：“道隆自临淮关拜缄”。

封口已经拆开，遂把信笺抽出来，从头细看。好一笔行书苏字，写得笔走龙蛇，苍遒劲古。上面写得是：

文焕仁兄青鉴：湘江分袂，三载于兹，每忆丰仪，时深渴想。当年弟困厄穷途，非我兄慷慨解囊，贱躯早填沟壑，每念热肠侠骨，令弟没齿难忘。弟连年奔走风尘，依然故我，唯贱躯粗适，堪告故人耳。闻忠王令张乐行等，会兵三路夺取关中，我兄所居，适当其冲，似宜速作趋避，免罹兵燹。见信可速偕宝眷随小徒华云峰暂来淮上，时机迫促，万勿迁延。弟有要事羁身，稍事躯挡，或当亲赴关中，躬迓行旆也。把握匪遥，不复缕缕，书不尽意。敬请

钧安并候

潭第清吉

弟王道隆顿首

守备武建勋把信看完，眉头紧皱，暗想这事颇有些棘手。信中并没有通敌的字样，不过临淮关一带，已陷入贼手多时，怎么倒要到那里去避难？发捻盘据之区，我军全派有暗探刺探贼情，伪忠王既有取关中之意，怎么我军一点风声没有？这写信人不过一个平民百姓，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并且对于发捻的称呼，显有尊崇之意，杨文焕跟王道隆莫非有重大嫌疑？

武守备再一端详这告密的阮松，双瞳闪烁，面露惊惶，已大半猜出他得这信的原故。遂和颜悦色向阮松说道：“看不出你是一个平民，对于地方安危倒这么关心，实在难得。只要不是挟嫌诬告，能够仗义的举发，消弭隐患，一定给你厚赏。这个下书人现在住哪里？”阮松忙答道：“这人就在潼关庙附近福星店住着哩！”武建勋又问道：“你上营盘

来告密，你为什么不到本地方官厅去告发呢？”阮松道：“小人知道杨二老爷是本地的财主，从前又作过官，手眼很大。若是到潼关去举发，恐怕小人白费这片心，倒作成了衙门里衙役三班们一水好买卖。究其实小民跟这杨二爷无仇无怨，不过他若真跟长毛子勾结，将来难免地方遭难。小人绝不是贪图赏银，拿人性命来换富贵，小人实是叫闹反闹怕了。”

守备武建勋道：“很好。这件事关系着数十万性命，我也不敢作主。你现在先不能走，等候把这事办完了，必有重赏，我得到大营去报告军门。”武守备即吩咐手下的护兵道：“你们先把带下去，不准难为他。”容得把阮松领出去，武建勋又吩咐别的弁勇们，对于阮松严加看管，别叫他走了。武建勋忙备了一匹马，不带随从，径奔大营。

这里驻屯的大军，正是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军所属吴提督的部下，镇守潼关、武关，大营就扎在华山下，华山上设有瞭望台、烽火台，多隆阿却驻节在长安。这位吴提督官印大业，出身行伍，随多隆阿将军转战大江南北，以军功战绩，得有今日。只是吴提督虽是骁勇善战，性情却十分暴戾，治军严厉，瞪眼杀人。自从作了提督，却有些近于声色货利，凡是匪案，遇到他手，不容易逃出他手去。商民竟给他加了个“吴剥皮”的绰号。

武守备来到大营，在门衙上报到，随请中军官给回话，就提有军情密报面禀。中军官进去，不多时出来，向武建勋道：“军门传你进帐去回话。”武建勋答了声：“是。”随着这中军官绕过中军大帐，往后走出一箭多地去，面前平排着三座大帐篷。当中那座帐篷前，侍立着四名差官，帐篷左右站着十六名小队子，每人抱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，肃然侍立，鸦雀无声。

行近帐前，中军官用马蹄袖一掸武建勋，武建勋忙往旁一站，连大气全不敢出。中军官径自进帐，不大工夫从帐篷里出来，向武建勋一点手。武建勋轻着脚步随中军官走进帐中。见吴提督一身便服，巍然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正托着一只银水烟袋，差弁们一旁伺候着。武建勋忙行了大礼，起来侍立一旁。

吴提督问道：“武老弟，可是关上有什么事么？”武建勋遂把阮松告密的事面禀与提督，又把那封信呈上去。吴提督认识字有限，这封信倒有一半不认得，只略看了看，放在桌上，皱眉说道：“这杨文焕为富不仁！某随将军提兵至此，叫他捐资助饷，他只报效一千两银子，发捻要占据关中，恐怕他连性命全保不得。这次虽没有显然的反迹，他也难脱通匪之嫌，那下书人捕获没有？”武建勋道：“此人落在潼关厅附近福星店，卑职已派人监视住了。”吴提督道：“好，不要叫他走脱了。”随吩咐击鼓升帐。亲兵立刻传出话去，武建勋也往大帐外伺候。三通鼓击过，各营中副参游都守，全到大帐伺候。

不一时，吴提督升帐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气象森严。吴提督升座之后，传令道：“副将周得功听令。”从旁闪出一人，向上请安道：“卑职在！”吴提督道：“你挑选一百名马队，驰赴华阴县龙潭街，把杨文焕满门查抄，押到大营听审。”又令守备武建勋到潼关厅附近福星店，把下书人捕获，解大营发落。周得功、武建勋领令，退出帐外。周得功调齐了一百名马队，带队驰赴华阴县龙潭街，依令去办理，守备武建勋仍然返回潼关，挑选二十名健卒、两名把总，叫阮松做眼线，赶到潼关厅旁福星店前。

离着店门很远，早有先派来的便衣兵奔迎上来，向武守

备报告，说：“从到店门口时，监视出入客人，到现在只有投店的，没有离店的。”武建勋一摆手，兵卒退去。武建勋遂令带来的弁勇，拨十二名由把总统带着把福星店包围，禁止出入，随带着一名把总，八名健卒连阮松一同进店。福星店伙计们，见突然进来一位武官、一位把总、一个小打扮的人，带着八名挎腰刀的官兵，分两行拥护着这位武官往里走，店门也被官兵把守住。店伙们立刻惊慌起来，赶紧到柜房招呼掌柜的跟管账的先生来看，其余的店伙和院里的客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乱子，惊慌得不知所措。

武建勋向站在过道里的店伙喝叱道：“店家不用这么蝎蝎螫螫的！今日由潼关混进来奸细，有眼线缀下来，说是住在你们这店里。今天住了几个新来的客人，快实说！”掌柜的从柜房出来，满脸堆笑的向武建勋请了个安，往旁一站，说道：“跟大人回话，小店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了。历来是按着规矩做，所有住店的客人，姓名、籍贯满落店簿子，以便地面上检查。”一边说着，把一本蓝皮红签的店簿子递过来。武建勋接过来，掀开一看，本日只两个新来店的客人，一个是“王永德，河南人，业商。”一个是“华云峰，安徽人，业商。”武建勋向掌柜的问道：“这店是你开的？你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”掌柜的赶紧答道：“小人姓赵，名赵星华，求大人多恩典吧！”武建勋道：“赵星华，你做买卖规矩不规矩，我管不着你。不过现在据眼线密报，有奸细混进潼关，落在你的店里，我是奉命来查办。只要痛痛快快的把奸细捞着，我格外体恤，向军门回话时，给你往干净上摘落。可是你要是泄露风声，图财卖放，你可提防你的脑袋！赵星华你听明了没有！”掌柜的吓得躬着身子连答：“是，是！”

武建勋向院里瞥了一眼，这时院里的客人全怕事情沾惹到自己身上，全悄的溜回屋去，武建勋厉声向店主道：“赵星华，新来的客人全住在哪屋里了？”店主答道：“姓王的住在北三号，姓华的住在南七号。”武建勋随说声：“查店。”那把总跟那八名兵弁，齐答了声：“是！”立刻冲进店院，武建勋随着往里走，掌柜的赵星华紧随在身后。武建勋说了一声：“先从北一号房查。”掌柜的抢了几步到了北一号房门口，把风门拉开，高声说：“查店。”随往旁一退，有两名兵弁，唿的把腰刀拔出来，走进北房。

武建勋拿着店簿子向客人盘问，盘问完了，又把行李衣物搜检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可疑的，又查二号房。武建勋是怕直扑那姓华的南七号，容易把差事办惊了，所以故意沉住了气，先查别的客房。赶到挨次查到南七号，眼线阮松也从后头溜过来，站在武守备的身后。店主一拉南七号的门，屋中客人，早在门口站着了。武建勋一看当门而立的这个人，也就是二十多岁，面皮白皙，剑眉朗目，细腰扎背，仪表不俗，穿着件蓝绸长衫，薄底缎鞋，油松松的一大条辫子拖在脑后，于文雅中寓英挺之气。

武建勋厉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是哪里的人？”这人不慌不忙答道：“商民姓华，名云峰，原籍是安徽人。”阮松在武建勋的背后说道：“大人，别叫他走，就是他。”武守备微扭头低叱道：“不要多嘴，我知道。”随向华云峰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进潼关有什么事情？讲！”华云峰答道：“商民是由临淮关来，行到华阴县看望个朋友。”武建勋冷笑道：“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姓杨吧？”华云峰不由一怔。武建勋把脸色一沉，厉声问道：“华云峰，你从临淮关来，好！临淮关被发捻盘据多时，你既然从那里来，

定知贼众何时取我潼关吧！”华云峰面色一变，满面怒容的答道：“商民不明白大人的话。商民奉公守法，匪众取潼关不取潼关，商民哪会知道。”武建勋道：“你不用巧辩，你进潼关遗失什么东西了么？”华云峰忙答道：“大人可是捕获窃贼了么？”武建勋道：“窃贼不窃贼与你何干？”华云峰道：“商民采到潼关，因为进潼关时，得经关上驻防的官兵查，人多拥挤，商民一时大意，被贼窃偷去一个小包，还有几两银子。丢失几两银子倒是小事，纸包中是给人带的一封信，失落了实无面目回去。要是大人已把这封信得着了，赏给商民，感恩不尽！”武建勋笑着说道：“这一说，信的确是你的了，信封上写的是什么样？”华云峰道：“上面写的是：潼关华阴县龙潭街杨文焕收。”武建勋大喝一声：“给我锁了！”

话声未落，哗啦的三挂铁链套在了华云峰的颈上，动手的是一名把总，手底下真利落，跟着往前一带，打算给华云峰个苦子吃。哪知华云峰剑眉一蹙，一手把链子捋住，往回一坐腕子，喝声：“凭什么锁人！”那把总被链子一带，踉跄的往前撞出两步，砰的脑袋撞在门框上。把总“哎哟”了一声大嚷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拒捕？”其余的兵弁，唿哪各亮腰刀，往上一围。武建勋手指华云峰喝叱：“大胆反贼，还敢拒捕脱逃么？”华云峰急怒交加的说道：“我一个平民百姓，犯了什么罪？竟以匪犯待我？”武建勋叱道：“你来自匪巢，给那杨文焕下书，有推戴发贼伪忠王的言辞，你一定是来这里卧底，预备等那反贼取关中好作内应。你还算良民吗？你也不用跟我分辩，有本事到大营再辩别，我是奉军门令捕你，你只要敢这么目无法纪，那可要自找苦吃！”华云峰颓然说道：“我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怨，竟拿反贼诬我，我

就随你去见军门，看他能把我怎样？”武守备又吩咐那把总，把华云峰身上洗洗，把总过来，把华云峰身上洗了一过，并没搜出什么犯禁违法的东西，只有襟上挂着一只九龙玉珮，弁勇伸手就想给摘下来。华云峰一闪身，怒叱道：“这是作什么？我这只玉珮，价值千金，你要见财起意么？”这弁勇一时难堪，羞恼成怒，一扬手，照华云峰脸上打来。华云峰一偏头，用左手往这弁勇的右腕子上一敲道：“别打人！”那弁勇“哎呀”一声抱着手腕子，疼的咧着嘴说不出话来。弁勇一看守备武建勋，正怒视着自己，弁勇吃了这个哑巴亏，不敢再言语。另一名弁勇，从屋中提出一个狭长的小包袱来，提到武建勋面前，解开包袱一验看，见包着几件衣服，跟一对判官笔。

守备武建勋一见这对兵刃，就知道姓华的定有非常本领，绝不是平庸之辈。武建勋立刻换了一副颜色，蔼然向华云峰道：“你还有别的东西没有？”华云峰道：“就是这个包袱，柜上还有几两银子，我不要了。”店主正在一旁，忙答道：“你存在柜上的钱，分文不能短少。”说到这，一扭头向伙计招呼道：“快到柜上把华爷存的钱拿来。”店伙答应着到柜房给华云峰取银子，这里武建勋又叫那名把总重把这间客房搜检了一遍。店伙把华云峰存的钱拿来，掌柜的接过来，向华云峰道：“华爷，这是你存的四两三钱银子，店钱我们也不要了。”华云峰连答也不答。武建勋叫弁勇把这四两多银子给包在包袱内，向华云峰道：“倘若到大营，能够证明你是良民，也许立刻释放你，那时包袱银两如数发还，这几两银子好作你的盘费。”华云峰仍然是低头不语。

武建勋吩咐预备一辆车子，店主竭力巴结武守备，说：“大人不用外边去找，店中有现成的车马。”武建勋点点